



翻看钟兆云和他远在闽西的农民胞姐钟巧云合著的长篇小说《乡亲们》、何英的纪实文学《抚摸岁月》和陈家恬的“农事散文”《日落日出》,生活和泥土的芬芳即扑鼻而来,让人耳目一新。

三部作品均可视为作者的“自叙传”,因它们均记录了作者的生活足迹。出自一位客家妹子之手的《抚摸岁月》,“所映证的是与时代同行,折射出乐观进取的境界与品格”。钟氏姐弟合著的长篇小说《乡亲们》,则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描绘了闽西、粤东客家山乡60年来的变迁与错综复杂的矛盾。两部作品均描写了客家浓郁的乡情,客家的民俗与田园风光,原生态的客家方言及俗语,独具审美魅力。

在散文创作“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下,陈家恬这部标明“农事散文”的《日落日出》一出现,就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因为它写农事,也写农具,写得扎实而独特。读了其中《番薯啊,番薯》《烧炭日记》等篇,确有眼界大开、沁人心脾之感。

参加福州乡村题材创作研讨会,我再次坚定了这样的信念: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优秀作品可能出于业余作者之手!

三部作品都让人感到震撼。《乡亲们》《抚摸岁月》表现的乡土风格、文化底蕴,尤其是在传统和政治生活复杂交织中表现出来的客家精神,让人回味无穷。

《抚摸岁月》题材上应归为纪实文学,展示了客家妹子在物质生活的贫困和女性歧视的重压下,坚韧的精神,这种坚韧,交融着女性自我牺牲和自我奋发突破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仅是世俗的,而且带着某种精神的高

贵。其苦难和高贵都令人惊叹。作为原生态小说,《乡亲们》在带给读者阅读快感时也告诉我们,客家文化是一个非常深厚的矿藏,期待所有爱好客家文化、愿意在客家文化这块肥沃的原料土地上耕耘的文学人士挖掘开

《乡亲们》点评

《乡亲们》中的对话到位而生动,有的虽然土得掉渣,对非客家读者产生一些阅读上的障碍,但它是活生生的,鲜活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就凭这一点拿捏语言的功夫,作者的语言功力就非同小可,这哪是一个农民能够写出来的呢?可除了农民,哪位作家又能写出如此地道的对话呢?这正是出道多年、乡村情结缠绕不去的作家钟兆云和他始终怀揣文学梦想的农民胞姐钟巧云珠联璧合的成果。

它是绿色的,是真实的,是鲜活的,它就像是一道地地道道的纯天然的山乡野菜,征服我的正是这种原汁原味的乡野气息。

——傅翔

小说开篇从闽西乡村“围屋里的鸡毛蒜皮”起笔,整体结构决然打破惯常模式,以宝哥、大伯母、牛皮舅、两姓人、王冕子等几十个“乡亲”人物为点,以诡异曲折的乡村秘史为线,点抛撒开去,线来凝结,既可单独论篇,也可浑然大成,构成乡亲人物的大辞典。艺术手法上借重地域文化特质和民间立场,尽力发挥新写实主义的强势,既有中国明清小说的畅晓、明快和跌宕,也有现代小说理念主导下烘托而出的含蓄、诗性和多蕴。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更是锦上添花,通篇洋溢着闽西客家世情、民俗、小曲、乡风、方言、俚语、歇后语等语言载体独特的、排他性的、指向精准的地方文化氛围和特质,引领读者心灵的触角探入闽西乡亲与泥土间幽微、柔软的温情,感受到了他人难以企及、无从复制的具有钟氏姐弟风格的客家小村,以及小村的地气和乡气。

——秦岭

血脉深处的关切与温情,是这本书的灵魂所在。无论是仅有初中文化、生活在乡村的姐姐,还是早已著作等身、名望过人的弟弟,他们都对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饱含深情。他们对乡村生活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对父老乡亲深为牵挂和关切,他们用数十年的精粗体察,从眼到心,从心到笔,用朴素的语言,从容地叙述着这片故土和故土上的人们。正因为如此,从他们笔下走出来的乡亲们不仅有浮于表层的质朴和善良,更有触及心灵深处的人性善恶。他们的追求与抗争、堕落与尊严、美与丑、善与恶,一幕一幕真实地展现给我们,令人读来既沉重又酸涩。整本书充满对底层生活的别样表达和悲悯,充满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和关怀。让我们在品味农民大众的疼痛和卑微的时候,从灵魂深处感受到贴近地气的踏实。

——郭鹰

我从未在某一部小说中看到过如此之密集,如此之纯粹的客家话,这样的阅读近乎是走进了那个一条美溪环绕的闽西乡村,走进了那所生息灵动的土楼围屋,那里的鸡鸣对唱、人雀共鸣在我眼前演绎着,恍然而真实。

《乡亲们》中的语言可以说就是农人自家纺机上捻出来的手工棉线,质朴、天然,有着青山流水的色泽,亦有着菜蔬果草的香气,当属“绿色环保”的文字语言。

——薛舒

在山清水秀风光如画的青山山下召开“农村离我们有多远”研讨会,更有身临其境之感,作家笔下呈现的乡村风俗画与现实生活场景水乳交融地叠印在一起,引发我们的许多感慨与思索。

主办方开宗明义,介绍本次研讨会是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大背景下举办的,再一次表明《讲话》所倡导的文艺要表现时代、表现生活、表现人民群众的宗旨,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这次研讨会以长篇小说《乡亲们》、长篇纪实文学《抚摸岁月》和农事散文集《日落日出》三部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农村题材作品为研讨对象,以作家“走近农村、贴近生活、亲近农民”为话题,引申对

与野蛮的对话,是作家与自己灵魂的对话。一部乡村题材的作品,如何全方位展示这些相互间的“对话”,这对作家是高难度的挑战。何英和钟兆云姐弟的作品都擅长写实。如何在与现实对话的“写实”中体现出“超越当下”的一面?一部作品如果能够在“写实”与“超越当下”之间保持某种张力,那么作品的意蕴会更丰富、更深刻。在《抚摸岁月》中,故乡荒僻的土地与山水秀美之间,大自然的青山绿水和乡亲们困窘的生活之间都形成了矛盾张力,让人有思考回味的余地。《乡亲们》中,作者叙写人与人之间的纠结甚至一些人物自身的纠结,这些“纠结”所形成的张力,深刻揭示了人性中某些共同的难堪以及在难堪中日子还得活下去的隐忍的精神力量。“艺术家的最高艺术追求是捕捉那种像神圣的面纱似的、悬浮在天国之神灵和艺术家的现实之间的气氛。”(巴顿·L.圣阿曼德语)对这种界于虚实之间的“气氛”的捕捉,使自己的创作能够在“直面现实”中“超越当下”,或许这是这三位作者在未来创作实践中更有趣追求的新境界。

《乡亲们》中的父亲、发哥、宝哥、大伯母、广播霸、霸坑鸟、四类分子一家等,神形毕肖,绘就了一幅乡村人物谱;直面乡村独特的男女情事,状写两性人的遭遇,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农民独特的精神生活;通过《征地补偿众生相》《村

上世纪中叶,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引领下,由农村承载起的文化艺术演出了新兴的创作潮流,涌现出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孙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优秀作品。这些土色土香的乡村文学,以血肉饱满的身躯耕耘散发着天然的气息,既陶冶了凝结于广大读者血脉中的审美情操,又进一步丰盈了读者的精神粮仓,更为时代精神染上了一层靓丽的光晕,可谓寓意深远。

相较而言,如今的乡村文学枝繁叶茂,题材广泛、思想成熟、表达方式多元化等特点使得作品更容易被甄别。但是,深入表皮肌理我们会发现,众多乡村文学缺的不仅是淳朴的田野风味,在思想深刻性的轨道上更显苍白牵强、狭窄偏离。这不能不说是当下文坛的一大遗憾,以至于许多有良知的文者志士在堪忧中

拓。对写出厚如金砖的《乡亲们》与《抚摸岁月》的作者,我在表示由衷佩服的同时,似乎嫌长了一点。海明威倡导一种“电报式文体”,“冰山风格”,在字面上看得见的只是其八分之一。《日落日出》有些章节接近了这点,但从整体上说,三本书在艺术上还有待精打细磨。如在叙述的繁与简之间有很深刻的规律性的东西还要长期地艰苦地突破。

——严修鸿

小说几乎消解了常规意义的小说叙事策略,逃离了某些文学思维的逻辑惯性,情节随意展开,不以曲折、跌宕起伏,甚至通常的悬念、冲突和那些“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的故事性似乎也不太受重视,但是,这些并不影响它与读者的心灵交流、情感互动。它建构的小说语境、文化氛围、审美空间,展现的乡村生活的质感、乡土文学的质地,依然给阅读者时时带来意外的惊喜以及会心会意的审美愉悦。这是因为,透过作者精心描画、略带“拙美”的浮世绘卷,让我们看到的是世道人心的真切。在司空见惯的生活表象之下轻轻拨动读者心弦的,是作家不拘一格的真情投入,是一股冲沛深流的力量,那是一种直抵心灵的力量,不断引领着阅读者渐入文学的佳境。

——吴新斌

《抚摸岁月》点评

何英的这本自传式的文学作品,既有着对往事的温暖抚摸,又有着站在岁月窗前蓦然回首的冷静自省。作者惊人的记忆力,把那些琐碎细微的往事片段描写得如此细腻感人,那些平淡乏味的生活片段却是如此鲜活真实地发生在眼前,如同昨日,书中每个人物的形象是如此清晰立体,仿佛呼之欲出。它真实得让人肃然起敬,它的叙述让人无法释怀,久久沉浸在那些痛彻心扉、刻骨铭心的生活中,那一种宽恕的大爱尤其让人感动。

——蓝智

读着眼前这本厚厚长卷,心头泛动着那个久远却熟悉的感动,就是当年读小说《高玉宝》的那种熟悉和感动。尤为难得的,是书中始终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里有困难和迎难而上的拼搏,却没有怨天尤人的嗟叹。

透过作者何英对亲历岁月的回忆和思考,读者可以以更真切地认识和了解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当代客家人。这本书让人感动,这本书所反映的客家人让人感动,这本书所反映的客家人生活的新时代更让人感动。

——许怀中 郑 祥

作者成功地将那段已成历史的“艰难时世”呈现在读者面前。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停下忙碌的脚步,回首那一段曾经跌宕起伏的“大历史”,无数的“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对它刻骨铭心,而今天激情澎湃的历史就从前那段“艰难时世”踵水而来。历史切断了不,记忆无法抹去,何英的《抚摸岁月》就在这样“必须”的时刻,“必然”地出场了。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在煌煌65万字中裹挟着大量的历史碎片,这些碎片被一—激活,给紧张现实中忙乱的人们以凝神沉思的入口。

——邱锡凤

只有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己的良心,才能

乡村叙事的新收获

□张胜友

于今日中国的“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展开文学对话。显然,这是一个时代的大命题,又有别于经济学家、政治家们对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这样的研讨对于作家、艺术家们大有裨益。

非常佩服《抚摸岁月》的作者何英,她并未接受过严格的文学专业训练,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以极顽强的毅力和勇气“我手写我心”,原生态地呈现

那个特殊年代、荒唐岁月的真善美与假恶丑,读来令人感慨唏嘘,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惟一源泉。

钟兆云是蜚声文坛的传记文学作家,已出版的《刘亚楼上将》《农民知己邓子恢》《项南在福建》《叶飞传》《辜鸿铭》(三卷本)等30多部著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文学创作实力;这次钟兆云与农民胞姐钟巧云携手合著《乡亲们》,呈现的是一部人们久违了的地道的厚重的农村乡土小说,算是对生养他们的家乡故土的深情回报。陈家恬独辟蹊径、出手不凡,农事散文集《日落日出》一经问世,即引起业界专家们的一致赞誉,半年内再版两次,发行量高达3.6万册,证明转型期色彩纷呈的乡村农耕生活依然是文学写作的沃土。

唤醒了我们对农村生活的记忆和思考

□曾纪鑫

三部农村题材的作品记录、见证了一段远逝的农村岁月与场景,展示了当代农村的生动画卷,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农业学、植物学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三本书都取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并透着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情怀,具有一种难得的人文意识与悲悯情怀。它们的出现不仅是福建文坛也是全国文坛的重要收获,并为当下的乡村题材创作提供了话题、借鉴与思考。

《抚摸岁月》质朴率真,有大西北的粗犷风格。《我的母亲》《我的闺中知己》《艰难的进城之路》《我的农民生活》等篇章,写得荡气回肠,不像出自女性之手,与所选取的题材,风格是吻合的。当然,文中也不乏女性的婉约与细腻。

《日落日出》写千百年来并不复杂的农事,因为有“我”的介入,且饱含深情,便具有了个性与特性,变得灵动起

来。书中的图配得好,这些差不多快要消失的农具,对书中文字是一种形象的诠释。

真正的乡土在每个人心中

□钟兆云

发出振聋发聩的一问:“农村离我们有多远?”事实上,农村离我们很近,它自始至终根植于土壤、盘绕在城市的周边,尾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匍匐前行。它也有它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倒是许多写作者在现代化的冲击消遣下,多数以旁观者的姿态一览乡土,未能身临其境,不能很好地走进农村、深挖农村、探索农村,导致看似洋洋大观的乡土作品缺失了应有的土味、地气及语感,显得浅薄无力。

诸如此类现象不容乐观。作家的责任是要立足于时代,就像那些努力攀附于墙面的青藤,用自己的力量描摹出一

个真实的社会情境。在这些现实面前,最重要的是诚实。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时代的一个切面,要更加有效地理解这个切面,需要把握住它的脉动,时代赋予作家,也是作家应该担当的重大责任之一,便是在诚实握住脉动的同时,不陷入农村边缘的泥潭,创作一批真实反映新农村的精品力作,勾勒出一片泛着乡土光彩的文学艳阳天,完成自己被社会赋予的使命与价值。

农村离我们有多远呢?它就在我们广袤厚实的内心深处,未曾离开过。由此,折射出另一个反问:我们离农村有多远?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重要的还不是陈家恬神奇地再现了那令人魂牵梦绕的旧物旧事,而是在他的叙述中深情地融入了他独特的个人阅历和感悟,尽管他标明这是一部“农事散文”——在日益城市化的今天,这已非常难得——我发现他写的却不圆于“事”,而更着意于“人”。这是极可贵的。这些文字凝聚了作者对世代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的尊重和敬爱,也展示了作为农家子弟的陈家恬风雨人生的经验,其中有钟爱,有欣慰,也有隐忍的无奈。

我注意到陈家恬在描写的农事活动过程中所展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以及乡村普通人对环境的呵护、对一切生灵的悲悯情怀——质而言之,是一种人性之美。

——谢冕

陈家恬有农民式的淳朴、执著。他笔下的文学王国由无数个实证的细节所构成,那些场景、对话、账单、趣事、对乡村事物的白描、叙述的口气等等,无不透露出一种生活的质感。没有夸饰,拒绝虚构,他是把一种记忆写实了,写稳当了。而在这种密集的农事描述中,我们仿佛又在一个理想国劈面相遇。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城市的喧嚣和热闹,却很少注意,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隐藏着一个梦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黄昏、凌晨,有花香、鸟语,有带着土地气息的食物,有充满人情味的乡邻关系,有希望,也有对大地的感恩……现代化把我们带到城市,没想到我们的梦想往往留在了乡村。当年我们要苦苦逃离的乡村,如今为何成了许多人向往的诗意的栖居之地?或许,家恬是想告诉我们,时代如此之新,而人心却依然是旧的。

陈家恬以自己的家乡为根据地,在家门口挖一口深井,将熟悉的和遥远的曾经支撑与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劳作技艺与具象物品,整理成文字,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包含了文明本身。为此,要感谢家恬和他的《日落日出》。

对人生、社会和命运的真挚情感与深度体悟。“一叶一菩提”,在自己亲历的局部世界和岁月中,透露了深厚与广博的人性、社会大千世界。这不仅是“抚摸岁月”,更是咀嚼岁月与人生。如果大家都能拿起笔,记述自己最熟悉、最真切

的经历与感情,将会产生许多真正优秀和具有价值的作品,少些浮躁与肤浅,少些名利与虚伪,呈现文学艺术美丽的本质。

——李汀

《日落日出》点评

熟悉的和已经遥远的的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内心世界,将熟悉的和遥远的曾经支撑与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劳作技艺与具象物品,整理成文字,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包含了文明本身。为此,要感谢家恬和他的《日落日出》。

——何建明

家恬的文字无疑是质朴的,有乡土气息,有乡村的怀想,还有对逐渐远去的农耕文明的追忆。不忘本,诚然是不易的,当肯定。

——陈忠实

因是亲历,笔墨十分流畅、细致、真实。读起来,一如闻道家常,津津有味。作为散文,《日落日出》不独有审美意义,而且很有历史的认识价值。

——张 炯

——朱必圣